

“中国现代银行之父”张嘉璈 (下)

□友文



抗战期间的张嘉璈，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

金融危机爆发，蒋邀张再出山

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蒋介石的“钱袋子”出了问题，责任再次落到了张嘉璈肩上。

为了抢夺东北，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，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，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。

八年抗战后，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发动内战。连年的战争使国内经济疲软，物价飞涨，国库空虚，金融危机再度爆发。

“法币”是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发行的货币。初期(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)，流量不大，较为稳定。抗战期间，政府财政支出增加，法币发行量急剧膨胀，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，增长了396倍。日本投降，内战爆发，国民党军费开支浩繁，财政赤字剧增，法币发行量垂直上升。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前，法币发行额增加到了604万亿元。

法币膨胀带来物价飞涨，物价狂涨又反过来加速了法币的贬值。甚至印刷厂的钞票还没出厂，它的面值就已经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。据说，广东的一家造纸厂，就买进800箱票面100-2000元的钞票，直接把它当作造纸的原料。

有心人做了个统计：100元法币的购买力，1937年可买两头牛，1945年可买两枚鸡蛋，1946年可买1/6块肥皂，1947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银行一个储户，是一位30多年的小学教师，手上有一笔钱，准备用作子女的教育费。抗战前，存入银行的时候，可以买到2500斤大米，但是，10年后的1948年，他的这笔钱，却只能买到一根油条了。

面对法币的极度膨胀，宋子文的做法是抛售黄金。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，占库存黄金的60%。但卖出金条后，回笼的法币仅占发行量的1/3。法币问题没有解决，黄金又出了新问题。一些达官贵人大做黄金投机生意，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。

“当贝淞荪兄接任中央银行总裁时，还有560万两黄金，加上外汇共8亿美金。现只留下黄金260万两，总共才有美金4亿元，已经减少了一半”。蒋介石忧心忡忡，跟张嘉璈交了家底。

1947年1月2日，蒋经国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，拜访了正在东北行营的张嘉璈。“公权吾兄勋鉴：……将来政府之改组，必须对军队与公教人员发给实物，则金融政策方有办法。……必须排除一切障碍，志在必行。只要粮食、布服、盐、煤与豆粉五

者，能发出现品，则军费与政费即可减发纸币，金融乃能稳定也。请兄为余熟筹之。余托经国面达不赘。中正。”

张嘉璈接读此信，知道了蒋介石的用意，但他清楚，自己生不逢时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他知道，现在“无论财政，或中央银行，均无法补救”，“至通货膨胀，已达恶性阶段，有何能力，可以遏止……若到中央，势必出丑”。

为了不“出丑”，他回信蒋介石，表示：“至全盘经济情况已深，非局部‘治疗’所能‘救治’。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。深虑竭蹶，不能胜任，请予谅解。”

但蒋介石这边决心已定。2月12日，他托熊式辉带口信，要张准备返回南京，出任中央银行总裁。张嘉璈无法再推辞。

25日，蒋派专机至沈阳，带来蒋当天早上八点的亲笔信：“请明日回

价。张嘉璈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增加外汇、取缔黑市。

新办法公布后，开始市面反映还好。但政府此时军费日涨、通货膨胀加剧，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都不能平衡，平衡基金委员会哪来外汇储备金？结果，黑市迅速回升，投机更加猖獗，走私更加严重，张嘉璈的经济手段不灵了。

张嘉璈打出了最后一张牌：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，打击金融投机活动，取缔黄金、外汇黑市。

豺狼当道、鬼魅横行的时代，参与内幕交易的，都是达官贵人，张嘉璈岂能得罪得起？他抛出的这块石头，只会砸伤自己的脚。

“我原来还比较天真，还想凭着一腔热情，在滔滔洪流中，作一个中流砥柱。我……自恃从来没有捞过钱，不怕别人抓辫子，其实这都是幼稚可笑

中央银行总裁。

张嘉璈当天如释重负：“每逢物价上涨，各方往往归咎于中央银行当局。美金汇价提高，亦以中央银行当局为指责对象。所有缓和膨胀之种种措施，等于杯水车薪，何能扑灭燎原之火。故虽自早至晚，焦头烂额，而不能见谅于人。今能离职，如释重荷。虽私心所幸，然瞻望国事前途，忧心如焚。奈何奈何。”

28日，蒋介石还命人询问张嘉璈是否愿任财政部长，张嘉璈说：“任职中央银行已感竭蹶，何敢担任财长重任，请代向总统说明，此事万万不可。”

时局难测，张嘉璈去意已决

1949年1月21日，蒋介石引退，李宗仁代理总统。

24日，张嘉璈写信给外交部长吴铁城，要求办理赴澳大利亚的护照。

但就在此时，李宗仁又盯上了他，3月19日，李宗仁亲自登门拜访，希望他出任财政部长。张嘉璈立即拒绝：“余早已决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，对于政治工作既无兴趣，亦无勇气。”后来，李宗仁派人轮流劝说，并亲自电话询问，得到肯定的回绝后，李宗仁才作罢。

4月26日，张嘉璈从上海飞到香港。

5月11日，从香港回到广州。叶剑英在广州与张嘉璈有过一次接洽。中共的条件是，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，希望他留在祖国，为新中国的银行建设出力。张嘉璈的日记写道：“……新政权政策是否许我自由研

19日，张嘉璈离开大陆，再返香港。一年半后到澳大利亚，最后定居美国，晚年，张嘉璈先后任教于澳大利亚、美国的大学，主讲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史。1955年出版的英文专著《通货膨胀的曲折线—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》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总结过往经验，客观叙述国民党政府时代通货膨胀的情况，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，成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。另外，他对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复兴状况作了深入的考察研究。为表彰张嘉璈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出色成就，美国圣约翰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日本庆应大学等世界著名高等学府，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。

1979年10月15日，张嘉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小镇帕拉奥托病世，终年90岁。他的临终遗言是，愿“附葬先垄”，归葬故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银行仍为张嘉璈保留了董事席位，直至他逝世。

才自清明志自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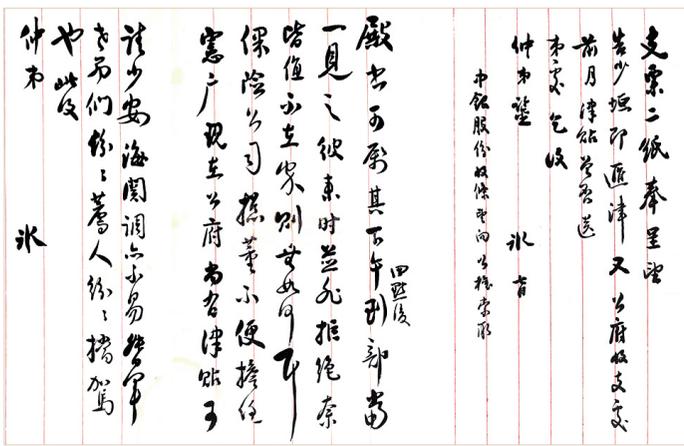
李鸿章晚年曾感慨自己生不逢时，是大厦将倾的大清王朝的一位裨官，缝缝补补而已。张嘉璈之于国民政府的财政，如出一辙，他是一位具有现代理论与实务经验的金融专家。“才自清明志自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”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这句话，用在他一生，也甚为贴切。他空有一番抱负，满腔学识，不能得到充分发挥；美好愿望，不能得到完美实现；用心良苦，却无力回天。他不喜欢政治，政治却喜欢他，他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、金融的“双栖明星”，金融资本兑换成了政治资本。

他的上半生，像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，忽而升腾，忽而倾覆，忽而危殆，忽而逃生，惊涛骇浪，轰轰烈烈；又似一条旧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长长曲线，随着政局的飘摇，忽高忽低、晃晃悠悠。

他的下半生，则像一杯温吞水，安安稳稳、清清静静，“清风也吹不起半点涟漪”。

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实业，一辈子跟钱打交道，最后却两袖清风，十分难得。1949年到国外后，因为缺钱，他委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书卖掉，把钱汇给他。在美国，他住的地方离学校较远，很想在学校附近买一套房子，也没有钱。后来，贝祖貽(贝聿铭的父亲)等十多位故交凑了11000美元，才把事情办好。

张嘉璈对家乡十分关心，沪宜公路上海段，就是他跟顾维钧提议并出资修通的。



民国书信，信中公权即张嘉璈

京。行动仍以不告人为宜。”

27日下午3点半，张嘉璈秘密抵达南京，第二天，蒋召见张：“我决定阻止他们(宋子文、贝淞荪)，一个月内，将改组政府，……所以决定先发表你为中央银行总裁。”

3月1日，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及最高国防会议，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，蒋介石自己兼任院长，张群任副院长，同时正式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。

赤字严重，回天乏术

蒋介石此时倚重张嘉璈，除了张嘉璈的金融才能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便是他的二哥张君勱。张君勱是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，是“中间力量”，蒋介石要改组政府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都拒绝参加，他急需民社党和青年党作为“民主”的陪衬。启用张嘉璈，也是蒋介石拉拢张君勱的一着妙棋。

张嘉璈事后提供的数字表明，1946年，民国政府收入28770亿元，支出75748亿元；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，支出433939亿元。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60%以上。

蒋介石要张嘉璈管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个烂摊子。

张嘉璈很快拿出了方案：发行公债、调整外汇管理办法、加强金融管理，三大招术一齐用上。

然而，张嘉璈只是个技术官员，他哪里知道，国民党政府早已信誉扫地，公债，再已无人购买。原本打算发行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，后来只卖掉2355万，这其中，还有1000万，是中国银行一他的老关系，买了他老脸才认购的。

这一招不行，8月17日，张嘉璈打出了第二张牌，出台了新外汇管理办法：在官价外汇之外，另外开放高汇市



抗战胜利后，通货膨胀十分严重，钱不值钱，到1947年，100元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

的想法”。他的一位部下这样向他说。

政府血口大张，不断地催逼拿钱，张嘉璈在中央银行苦苦支撑了一年零三个月。

1942年8月29日，张嘉璈写好了辞呈：“通货膨胀之一切恶果，虽竭尽智能，而势难避免。尤可虑者，外汇来源有限，而支出浩繁。长此继续，必难持久。……个人向不计较利害，惟自揣智力有限，日久亦恐技穷。即为金融大计，自宜早日让贤。拟恳俯察愚诚，另选贤能。幸甚幸甚。”

第二天，张嘉璈面陈蒋介石，恳请辞职。蒋介石没等他解释，就堵住了他的嘴：“主席即以任劳任怨相勉，请勿言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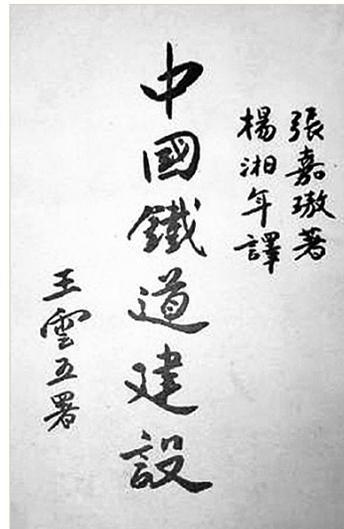
脱也脱不掉，张嘉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任由国库空虚，物价上涨，投机猖獗，他无力回天。

好不容易捱到1948年，4月24日，翁文灏接任行政院长，俞鸿钧接任

究，实难推测，恐须长期出国。”另一个原因是，他的哥哥张君勱，已经被中共公布在46名战犯之列。最后，他选择了离开。

15日，张嘉璈在报上看到一些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一项提议：为了解决财政极度匮乏问题，政府可向宋子文、孔祥熙、张公权三人征借十亿美元。在人们眼里，财政部长、银行总裁，是“大亨”、“巨子”，住洋房、坐汽车、吃美食、穿华服，富得流油！

18日，张嘉璈在中央社发表声明：“自中国银行以及铁道交通两部、东北经济委员会、中央银行，皆系担任以公薪为收入之职务。从未自营任何产业。除中国银行离职时，董事会给予退休金十六万元，作子女教养费外，并无任何私人财产。特请政院派员彻查。如发现国内外人财产，在中国银行所给予退休金以外者，甘愿一律贡献国家。”



张嘉璈著《中国铁道建设》